

■ 遗产识读

守护与传承

——曲阜孔庙孔林孔府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探索

刘海霞 杨金泉

曲阜孔庙、孔林、孔府(以下简称“三孔”)分别为祭祀孔子的礼制庙宇、孔子及其后裔的家族墓地以及孔子嫡长孙的衙署。作为儒家文化最具象、最有代表性的物化象征,两千多年来,“三孔”逐渐发展为规模宏大、世所罕见的文化盛迹,在中国古代祠庙、陵墓、官府建筑门类中以其体制完备、布局严整、保存完好以及特有的纪念意义而占有特殊地位。

民国时期,时局动荡,战火纷飞,“三孔”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败落景象。新中国成立后,“三孔”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震荡之后迎来了新生。中央政府非常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财力极端困难的情形下,仍坚持每年拨付一定资金保护“三孔”文物、保护文物环境,“三孔”进入有史以来最稳定的发展阶段。1961年,“三孔”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12月,“三孔”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三孔”作为文化遗产,不仅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是全人类的文化财富。从此,对“三孔”文物的保护管理,也从一国之事变成全人类之要事,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申遗成功的三十多年来,“三孔”遗产保护的脚步从未停歇。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曲阜几代文物人接续奋斗,对照《保护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及《操作指南》标准要求,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文物工作要求,在“三孔”世界遗产的保护研究、传承利用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充分实现了遗产的有序传承与全民共享。以“三孔”为核心的曲阜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大踏步推进,“三孔”与古城更加融为一体,实现了城市与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三孔”文物保护开启新篇章

有序推进文物本体保护。“三孔”有古建筑1300余间、石碑石刻5000余块、馆藏文物30余万件、古树名木4万余棵、古墓葬10万余座,遗产要素类型丰富、数量众多且价值极高,是“三孔”突出普遍价值的核心载体。申遗成功以来,遗产地以《曲阜孔庙孔府孔林保护规划》为引领,以深入的遗产价值研究和科学的文物保护技术研究为基础,陆续实施了一系列的文物保护修复项目:严格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和“最小干预”的基本原则,开展了系统的古建筑修缮和油饰彩画保护工程,并率先开展了以“岁修”为蓝本的孔庙孔府古建筑的预防性保护,实现了古建筑从抢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的转变;相继设立了汉魏碑刻陈列馆和孔庙神庖汉画像石展馆,集中保护展示珍贵的碑刻以及汉画像石刻,投入近千万元资金实施了孔庙石碑石刻的现代化保护修复,清除了碑刻病害;扎实推进馆藏文物的保护,开展了以丝织品(明代服装)文物、青铜器文物、纸质文物为主的文物本体保护修复以及馆藏文物的数字化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持续对古树名木进行加固支撑和病虫害防治,并开展了古树名木优质种质基因采集及培育以及数据库建设等,不断提升古树名木的科技化保护水平。

系统保护“三孔”总体格局。“三孔”位于曲阜的古城区,周边历史悠久的鲁国故城、明代故城见证了“三孔”的发展与历史演进,古城与古老的文化遗产共同构成了一个综合性的生命体。“三孔”遗产地积极践行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要求,陆续编制和修编了数版曲阜城市总体规划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出台

了一系列城市与遗产保护等方面的条例办法,构建起成熟完备的保护协调机制,为“三孔”文物本体与周边环境的系统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法律依据。数十年来,在城市与文物规划的指引下,“三孔”的历史环境和范围得到了系统治理和恢复,“三孔”文化遗产周边的颜庙、故城城墙、护城河、泮池等一系列文化遗产得到了有效的保护,群体关系逐渐明晰,“以城卫庙”的历史环境风貌得以重现,“三孔”的总体格局得到了真实完整保护。

赓续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脉。“三孔”以及孔氏宗族在曲阜有着两千余年的发展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三孔”的营建修缮还是孔氏宗族自身的发展繁衍,都留下了众多物质见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异常丰富,成为“三孔”文物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些蕴含在“三孔”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财富,遗产地进行了系统的挖掘、整理与弘扬;有着“世界最长家谱”“存世谱牒之冠”之称的孔子世家谱于2009年再次续修告成;有着两千余年历史的祭孔大典亘古钟声依然悠悠;中国延续时间最长的典型官府菜孔府菜由深深庭院走向寻常百姓家;古老的古建技艺不仅代代相沿、传承有序,还通过中国明清官式建筑研究保护重点科研基地、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基地、文物建筑测绘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等国家科研基地的设立以及全国文物职业技能竞赛等大型赛事的承办,得到进一步弘扬。

保护管理体系日臻完善。高效的管理体系是“三孔”世界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曲阜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文物工作,始终坚持“文物安,则曲阜安”的理念,从机构编制、文物保护队伍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和支持,确保“三孔”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有章可循、有序运行。遗产地以文物“四有”工作为核心,不断完善“三孔”的保护区划和管理档案等,筑牢文物基础工作;坚持“防治结合,重在预防”的原则,不断提升文物安全防范智能化、信息化水平,构筑起“人防、物防、技防”三防合一的文物安全防范体系;坚持“全面覆盖”的原则,探索建立了独具曲阜特色、科学高效的“三孔”世界遗产监测预警体系。

“三孔”文物利用焕发新光彩

文物活化讲好中国故事。曲阜作为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在中华文明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肩负着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面对文物利用的时代新要求,遗产地深入研究“三孔”蕴含的历史内涵和时代价值,积极发挥好文物教化育人的作用。在“三孔”景区原有复原陈列和文物陈列的基础上,2019年建设完成了集文物保护、研究、展示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场馆——孔子博物馆,大幅提升了“三孔”馆藏文物的阐释与展示水平;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儒家文化资源优势,推出了祭孔展演、圣门礼乐等演绎活动,对儒家文化进行现代文化视角的创意表达,源源不断为广大游客送上文化盛宴,古老的“三孔”景区及新落成的孔子博物馆成为备受青睐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基地和孔子研学游圣地,迸发出新的勃勃生机。

与人民共享文物保护成果。根据《国际文化遗产旅游宪章》《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指南》等要求,以“三孔”保护为前提,遗产地通过可持续的旅游管理,积极推进文物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不断提升景区软硬件设施建

设,完善景区管理服务标准体系,增进服务质量和接待水平,积极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文化服务。在落实文物景区法定优惠政策的基础上,推出了包括全国教师、孔子后裔、现役军人、退役军人、消防救援人员、驻曲高校在读及毕业生等特殊群体免费游“三孔”政策以及“背《论语》免费游三孔”活动,“三孔”景区游客量2024年达到795万人次,其中年均免费接待游客约占总量的30%,更好地发挥了“三孔”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历史使命。

“三孔”世界遗产是过去的见证,更是未来的希望。仁者弘毅,任重道远,曲阜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永远在路上。

(作者单位:曲阜市文物局三孔世界遗产监测中心孔子博物馆)



碑刻修复工程



古建筑彩画修复工程



拜礼

遗产安全韧性建设的策略

——国际古迹遗址日主题的联想

金磊

刚刚过去的4·18“国际古迹遗址日”的主题为“灾害与冲突下的遗产应对准备:ICOMOS 60年行动启示”。此前的3月28日,缅甸曼德勒地区发生7.9级强震,在造成数千人死亡悲剧下,巨震还使缅甸最大曼德勒皇宫、阿瓦大桥等有重要价值的建筑坍塌。世界文化遗产蒲甘古城是缅甸有1800年历史的古城,历史上自然灾害已使其极盛时的数万座佛塔,只剩下2000余座,2016年缅甸6.8级地震,摧毁了400座,此次曼德勒大地震又损坏了200余座以及大量壁画佛像。由此审视,今年的纪念主题尤为重要且迫切。这一主题缘起,是2023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全体大会发布的《2024—2027年度:ICOMOS三年行动计划》总主题“灾害与冲突下的遗产韧性——准备、响应与恢复”的第一步。

1965年成立的ICOMOS组织,是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国际专业咨询机构,它由世界各国文化遗产专业人士组成,是古迹遗址保护和修复领域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缅甸遭巨震后,包括中国的世界各国都伸出援手,4月2日亚洲遗产管理学会(AAHM)与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发布联合支持缅甸震后文化遗产保护的倡议书,提出曼德勒地区是缅甸历史文化最为集中的区域,此次地震又使670座寺庙损坏,290座佛塔倾覆,以多元性、包容性、活性性闻名于世的文化遗产损坏,不仅使物质遗产的历史信息或被永久消失,更损毁其集体的文化记忆。倡议在凝聚全球共识中,特别强调用研究去赋能,用调研与记录展示并发现灾难中联结人性与建构社会韧性的“故事”。

ICOMOS自2001年首次公布纪念主题至今,多次与遗产保护安全相关,如2002年“20世纪遗产”、2003年“水下文化遗产”、2006年“工业遗产”、2013年“教育的遗产”、2014年“纪念性遗产”、2022年“遗产与气候”。同样,国际组织愈来愈多的纪念日也关注遗产安全的主题。成立于1950年的世界气象组织(WMO)于1961年公布了“世界气象日”主题,在迄今65个主题日中,至少有十余个主题与人类生存与文化相关,如1985年“气象与公众安全”、1996年“气象和水文部门为减少自然灾害服务”、2013年“监视天气,保护生命和财产”、2022年“早预警、早行动”、2025年“携手缩小预警差距”等。

回望近年来世界各国建筑遗产遭受灾难的破坏事件,建筑文化遗产的韧性建设迫在眉睫。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加德满都发生7.9级地震,世界文化遗产的7

个遗产区内的建筑遗迹严重损毁,其中33处遗产完全坍塌,107处部分倒塌。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7.8级、7.5级双强震,该国11个省的8444座历史建筑受到严重破坏。2025年3月21日,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庆尚北道等地发生山林火灾,致使近8000公顷森林被焚毁,庆尚北道古刹云岾寺受大火殃及,其大雄殿、三圣殿、两座僧舍及供养间等建筑全部烧毁。2025年2月,已经运营128年的新西兰电影院毁于火灾。2025年2月10日,越南北江省一座被列入国家历史文化遗产名录的300年历史的古寺发生大火,前殿、后殿均严重烧毁。近年来国内文物建筑,尤其是历史文化街区的建筑项目遭受的各类灾害风险也不鲜见。有鉴于遗产与历史文化街区建筑材料易燃、老化、布局紧凑且多空置,除气候灾害、洪涝危及的房屋裂缝及坍塌外,降雨更易使线路短路、电器损坏,火灾仍是最大隐患。如何综合考量建筑遗产在灾害中的应对,如何按照今年国际古迹遗址日主题做好防灾“准备”,也许只有不断提升遗产的韧性能力才可做到。

从防灾减灾(含人为破坏)视角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有一系列国际宪章。如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56年《关于国际考古发掘原则的建议书》、1968年《关于保护受公共或私人工程危害的文化财产的建议书》、1972年《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书》、1976年《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等。2025年是《2015—2030年仙台减灾框架》推出10周年,伦敦大学学院罗希德在《国际灾害风险科学学报》刊文提到,“尽管预警系统是降低灾害风险的关键工具,但提升韧性,还需标准化、专业化合力推进,尤其确保人员及财产安全韧性,需要大量、可靠且长期的资金保障”。可见,建筑遗产面对灾害其应对策略要有软实力同时必须依赖硬实力建设。近日,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UNDRR)宣布正式启动企业首席韧性官联络网(CCNO),旨在鼓励全球企业共同应对日益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灾害,它将推出韧性成熟度评估工具,以帮助管理灾害风险,减轻灾害对城市及社会各方面的影响。

“韧性”相对于脆弱性而言,是指建筑遗产无论经历何种慢性或急性冲击(灾害与冲突),都有能力保持稳定性且生存,具有适应且恢复原有状态的能力。2025年3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施行,在日益坚固法律盾牌下,文物与遗产获得保护的多

维屏障。面对极端气象事件、地震地质灾害乃至人为失当的破坏,应适应悄然改变的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为此,特别要从韧性建设上找答案,开启活态遗产保护新范式。仍以应对气候事件为例:其一,从“修旧如旧”到焕新生命力。活态文化遗产是现在正使用的遗产及20世纪经典建筑,如百年来建设的城市公共建筑及量大面广的城乡住宅区、历史文化名城的名镇或各村,它们受极端气候灾难的冲击更大,对其历史风貌的系统性、真实性保护尤为迫切,采取适应时代的科学措施是必不可少的,“活态”遗产的保护不可固守简单意义的“原貌”,要找到适合的保护方式。极端气候变化的挑战,迫使我们转变文物及遗产的保护观,要有非静态的前瞻性保护研究,使20世纪遗产等大量活态遗产在变化的环境中焕新生命力。其二,要积极适应极端天气变化的新常态,建构有适应能力的应对遗产传导风险的反应策略。中国科学院及中国气象局相关专家研究指出,气候变化已是复合型风险,它要求文物与遗产保护要从单一防御向综合应对转变,尤其要走好“主动防御”之路,这无疑是是为防灾韧性建设做“准备”。2024年11月中国气象局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关于做好文物行业气象防灾减灾和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通知》,是用气象科技手段开辟的文物保护韧性建设崭新精准施策之路,这一联动预警机制可在第一时间将极端高温、暴雨信息传递给文物及遗产单位,让“抢救式修复”变成更为主动的“气候适应性维护”。在遗产保护日益关乎文化旅游的当下,有气象科学保障的预防性保护措施,不仅能让遗产项目延年,更可带来气象与文物保护机制的新途径。其三,遗产的韧性建设旨在提升文化遗产的抗风险能力,缓解灾情并增强遗产保护的“弹性”,为此还要关注遗产保护韧性的智慧赋能。如四川三星堆博物馆在四川省气象局支持下,将气象与文化遗产深度联结,创建“三星堆”智慧气象服务体系,仅2024年汛期依靠气象智慧服务,成功预警三次强降雨过程,为文物保护抢救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如果说,智慧赋能让遗产更有韧性,未来更寄托“一键物联”及综合分析判断,让文物与遗产的保护区域内,照明、防汛、消防等治理设施都变得智能起来,节能、高效、可靠的安全韧性系统,让遗产保护更上一层楼,让人们享受遗产家园的平安与美好。

(作者单位: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专业委员会)

鼓浪屿位于厦门东南角,地处中国东南沿海,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温和多雨,植物茂盛。鼓浪屿岛上花繁叶茂,建筑与植物相映成趣,构成一幅优美的画卷。在欣赏美景的同时,文物建筑的保护也受到威胁,一些植物会在建筑上生长,植物根系会破坏建筑本体,一些植物已经和建筑共生多年,根系缠绕,治理方法比较复杂,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具体分析。

鼓浪屿文保建筑的植物病害主要有几种类型,草木类、藤类植物、灌木类、乔木类、苔藓等。其中草木类和藤类植物处理起来相对比较简单,一般使用除草剂待植物死亡后将植物清除即可。有时植物根系对建筑的外立面表层可能会有一定的破坏,但是一般破坏都在表层,可以在杀死清理植物后利用石灰砂浆进行填补。苔藓类植物病害在鼓浪屿的建筑上比较少见。比较难以处理的是灌木类和乔木类,特别是乔木类的植物病害,鼓浪屿最常见的就是榕树病害。

榕树寿命长,生长快,侧枝和侧根非常发达,榕树枝条上有很多皮孔,可以长出许多气生根,向下悬垂,这些气生根向下生长入土后不断增粗而成支柱根。鼓浪屿榕树繁茂,榕树的种子会随着风或者鸟被带到建筑物的上方,在屋顶和墙侧都能生长,特别是在屋顶落水管处很容易生长,会堵塞水管,导致屋顶排水不畅,又进一步对建筑造成损害。榕树根系长而有力,时间久了甚至可以深入建筑内部,对建筑造成较大的损伤,有些甚至和建筑一同构成了特别的景观,对建筑遗产的保护和治理都提出了挑战。

对植物(榕树)病害的一般处理方法是先由人工清除树枝部分,沿地面锯除上部,在树头裸露的树根上钻孔灌除草剂,需要注意的是要不断观察树根是否死亡,有无长出新枝,如果有,还需再次对其进行打孔灌药处理,待自然干枯腐烂后去除。对清除根系后所占的空间,用水泥石灰砂浆进行填补,以保证墙体的安全。鼓浪屿文保建筑上的植物(榕树)病害治理,大部分都适用以上方法,但实际上有一些情况比较复杂,治理过程也要综合考量多方面因素。下面重点介绍三个植物(榕树)病害治理的典型案例。

重兴鼓浪屿三和宫记摩崖石刻上的榕树

这处摩崖石刻是福建省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石刻上半部分长了一棵榕树,根部已经由上部延伸到地面,跟摩崖石刻形成了别样的景观。但是因为摩崖石刻的上方有一处建筑——汇丰银行公馆旧址,该旧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砖石结构,建于1920年。摩崖石刻所生的石头正好是汇丰银行公馆旧址的基础。专家研讨认为,石缝中的榕树暂时不会引起地质灾害,但对石质文物会产生不利影响,建议抑制其生长,适时清除。依据专家意见,由工人外搭脚手架,按照通常做法,先清除树枝部分,再在树根上钻孔灌除草剂,待树根死亡后全部清除。

日本领事馆旧址外墙榕树

日本领事馆旧址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于1897年,砖木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地上二层,地下一层,是鼓浪屿最早的一批具有混凝土楼面和钢梁的现代建筑。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将馆舍作为敌伪财产予以接收,交由厦门大学使用。后来厦大在使用过程中,对外廊部分多有改造,廊券加装窗户或封堵,加建厨房或卫生间,造成墙面污损。加上漏雨潮湿,墙面抹灰脱落,墙体多处都长出了榕树。其中在正立面二层阳台墙体处长有一棵榕树,树冠茂盛,根系发达,部分气根已深入墙体内部,对建筑结构安全构成威胁。专家现场勘查后,决定将其清除,同时墙体的灰缝已经失效,砖体松动,应对墙体进行局部拆砌。旧址修缮施工中,首先清理植物树冠、根茎,同时清除砖缝间的植物根茎,对墙体进行局部拆砌。

黄荣远堂门楼的榕树

黄荣远堂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于1920年,由体量较大的主楼建筑、附楼及庭院组成,将西方造园手法与中国传统园林假山等元素结合在一起,体现出鼓浪屿社区多元文化融合的历史文化价值。庭院的门楼两侧各长了一棵榕树,树根已将门楼墙体撑开,穿过整个墙体深入地下。树根也像柱子一样,与原来门楼的墙柱共同形成了牢固的竖向支撑结构。

专家现场勘查后,决定对榕树树根暂不处理,树冠部分要定期修剪,并对该处门楼进行监测。鼓浪屿遗产监测部门从2017年开始对黄荣远堂门楼进行了长期监测,期间一切正常,直至2021年,发现门楼顶的榕树枝有枯死现象。经对比近半年的植物病害监测照片,发现2021年以来门楼上的榕树未见有绿色枝叶,可能已经枯死,现场查看门楼未发现新增裂缝及其他异常。

专家现场勘查后认为,目前榕树已经枯死,可暂不处理,但可对榕树作美化和防腐防虫处理。建议对屋顶现有的活体植物和土层全部清理干净,对门楼进行加固修缮。随后,管理部门按照专家意见对黄荣远堂门楼进行了施工。施工完成后,继续对门楼进行监测,目前为止未发现枯死榕树对门楼产生不利影响。

鼓浪屿文保建筑植物病害的问题或将长期存在,在过去的治理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可能新增的植物(榕树)病害,应加强监测和定期巡查,若能在榕树刚刚从建筑上长出来时就发现并清理,则是较理想的治理模式。总之,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尊重原貌、最少干预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施治,把监测和治理结合起来,为文物建筑营造更好的保护环境。

(作者单位: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



左:日本领事馆旧址榕树病害

右:日本领事馆旧址施工后



左:黄荣远堂门楼(摄于2017年)

右:黄荣远堂门楼施工后

鼓浪屿文保建筑的植物病害与治理

张美珍